当喧嚣将我遗忘

□马成

岁月的丛林由远及近
我却想着最初的时光
那里有真实的自己
有朴素的愿望
和心爱的模样

你是否知道
沉默也是一种热烈的表达
如同火山喷发前的寂静
那是积淀、是心跳
是百般煎熬后的凝视
始终 在你身后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慢慢爱，也黯然感伤
或许
孤独是人们最后的归宿
无关财富，也无关人品
而你
一直在我的意识深处
不止在梦里

当喧嚣慢慢把我遗忘
又回到最初的自己
一无所有
却又满心憧憬

穿越或轮回
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而真实的人生 却是
一切终将消逝
缘于我们 拥有一颗
执着的心



霜染山坳，古村待寒

□舒羽

一夜清霜，悄没声息地溜进辽西的山坳。大青山卸了盛夏泼泼洒洒的浓绿，又收走晚秋花里胡哨的彩衣，天地一下子素净下来，小三清山村就窝在这片霜色里头，慢悠悠等着冬天上门报到。

这地方本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群山当院墙，石头房子顺着山坡歪歪扭扭地排开。漫坡的荆条、柞树挨过霜一打，红的黄的褐的，各色叶子说下岗就下岗，风一吹，哗啦啦往石墙根、老碾盘边上扎堆。石头院墙浸了晨霜，泛着一层青白冷光，墙缝里那几根犟脾气小草，头顶顶了白霜，看着像偷偷抹了层痱子粉，指尖轻轻一碰，白屑簌簌往下掉，活像小草心虚，藏不住这点小装扮。

清早的古村，静得能听见霜落的细碎声响。炊烟不像夏天那样逍遥飘远，撞上凉飕飕的山风，没升多高就蔫蔫散开，一缕一缕缠在山腰。屯子里的人家不爱早起遭这份凉罪，偶尔“吱呀”一声推开木门，准是哪位老爷子裹着厚棉袄出来探风，踩在枯叶山道上，沙沙作响。菜园里的白菜萝卜还蹲在畦里，蒙一层薄霜，反倒水灵精神；柿树果子早被摘干净，光秃秃的枝丫斜戳向淡蓝天幕，疏疏朗朗，像哪位画师偷懒，只勾了几笔简笔画。山溪也识时务，水势瘦下去，叮咚的嗓门放低，躲在乱石缝里，不急不忙往大凌河源头赶路。

十几个自然屯散在沟沟岔岔，隔山相望，串门一趟，脚力不好的来回能磨饿肚子。山里人都是老节气通，霜风一吹，等于山爷喊了一声：“各位，该备冬啦！”乡亲们忙而不慌，晒干的柴火一垛垛码在檐下，跟码积木似的；杂粮收进缸瓮，腌菜坛子排得整整齐齐，干豆角、萝卜条捆成小把挂在檐下，远远瞧去，像一串串土味的“挂件”。

晒场边那盘老石磨，早就退居二线，很少再“轰隆轰隆”碾粮，如今专职承接晨霜，一层叠一层，像天天有人给它敷面膜。它守在这里，看一辈辈人收秋、备冬、过年，见怪不怪，任风来霜落，稳如泰山。

好多人偏爱春日看花、秋天晒暖阳，嫌霜天冷清，其实这山坳的霜色，自有一份憨趣。霜不是给山野画上句号，更像是大自然按下暂停键：草木收起热闹，不是认输躺平，是悄悄攒力气；山野褪去花哨，不是穷得光秃秃，是卸下累赘轻装上阵。古村见惯冷热，跟着节气过日子，春听溪唠嗑，夏躲树荫凉，秋收满仓粮，冬迎漫天雪，从不赶时髦，也不慌慌张张。

站在坡上远眺，层峰淡淡的，云影慢悠悠飘过。辽西的霜天不似江南湿乎乎缠人，风清清爽爽，凉归凉，绝不磨磨唧唧缠在身上。如今新路修进山里，不少游客循着传统村落的名头跑来打卡。老石屋照旧守着旧日子，新路又捎来新鲜光景，新老搭伙，一点不别扭。常有游客对着石头墙、老碾盘拍照，村里老人站边上笑：这天天瞅的家常景致，外人反倒当成宝贝。

太阳慢慢爬高，晨霜扛不住暖意，一点点化开，顺着石缝渗回土里，悄悄给来年草木囤养分。山坳身上那层白纱慢慢褪去，古村又露出温温软软的模样。霜一过，北风就快要登门。

这山，这古村，早已经收拾妥当。没有惶恐，不用发愁，安安稳稳地蹲在大青山脚下，静待寒来，也静待来年春风喊大伙，再热闹一场。

银杏叶

□董斌

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你最灿烂、最金黄、最耀眼，也最迷人的时候。你是银杏，提起你的名字，心里就充满着温暖，眼里就闪烁着光辉。我对自己说，也说给银杏叶听。

“乱花渐欲迷人眼”，你不是花，但有人说你比花还妖娆。树上的，似一个个黄金打造的扇面吊坠，又像是风铃，随着风“沙沙”作响，欢快地招摇着；飘在空里的，就有了蝴蝶或是小鸟的样子，一路飞上来飞下去地嬉戏着，出演着一幕幕从古至今的爱情剧。

古时候有红叶题诗，相信也会有银杏题诗那样缠绵悱恻的故事，或悲或喜，或聚或散。即便那叶子枯萎，腐烂成泥，那些题着“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字和那些写着“何事秋风悲画扇”的诗，却变成了精美的画卷、美满的抑或是凄美的爱情故事和传说，汇聚成古老的文化，经久不衰，永不老去。

曾经在树下捡拾叶子的少男少女长高了，树也愈发高大潇洒起来。说它是俊逸挺拔也好，说它是长发飘飘也好，你的样子就是它的样子。只是当年被一对对的少年男女做成书签的叶子，是否还金黄不变？夹着它们相互借阅的图书，是否手挽手在一起？而那两片夹在不同书中的叶子，也该是相聚相欢着吧。那样的情境，多么令人憧憬和向往，想想有多么美好。

叶子也有累了的时候，是叶落归根吧。交错着的树梢架构成林荫大道，满地“黄花”堆积。林荫道里那些手挽着手、踢着毽儿的老人们，一点都不显老，阳光在他们脸上张扬着的竟是青春和活力；而一只手从另一人的头上摘掉一片落叶，或是在肩上轻轻拍去灰尘，那绝对就是爱了。还有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身后的老伴儿举着一片银杏叶。他们透着阳光，欣赏着叶子的脉络，微笑着，相互交谈着——金丝银发一相拥，便胜却人间无数。

想起母亲。脑梗前期，怕她走失，把她一个人反锁在家里。那天下班，看着她一个人紧紧地盯着楼下的银杏叶，转身时竟是满眼的金色泪花。她对我说：“妈想出去走走……”妈啊，那时，我已是泪水滂沱。

第二天，我领着她满沈阳去看银杏叶；后来，有了保姆陪着她，随时可以看院子里的银杏叶；再后来，妈说不看了，走不动了，让我拍些照片拿回来给她看。起初，妈还说我照得不如她，后来又夸我照得越来越好了。再后来，叶子又金黄时，她，也累了，再也不夸我了……

今年，银杏叶又黄了，我去影楼放大了一张我们在树下拍的相片。妈，您笑起来真好看，比银杏叶还要动人。

投稿请登录
辽望迟桂花频道

相关咨询
请加小编微信

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22699260
出版单位：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编：1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01—257号
发行单位：沈阳红马甲报刊发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4号
2027年度 零售价：2.00元/份 订阅价：500元/年